

毛詩集解

漢書門類			
二	一	二	三
六	三	九	三
三	九	三	三
五	八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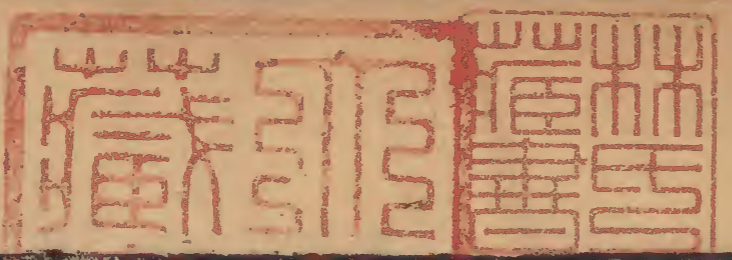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九	五	六	書
函	八	三	
架	五	三	類

廿廿一之

三百四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95 ()
函號	309 108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

二十一 漢章文庫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息反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開在反弟音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徒彫反革冲冲直弓反和

鸞雍雍萬福攸同

李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

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

詩為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

通志堂

分別也蓼毛氏曰長大貌如所謂蓼蓼者莪是也
 蕭爾雅云似白蒿莖麤斜生有香氣滑毛氏曰蕭
 上露貌說文亦以為露貌鄭氏曰蕭香物之微者
 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
 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蓋鄭氏既以
 四海為四夷故其說以蕭喻諸侯之賤者然詩人
 之意蓋言露之被蓼蕭猶澤之及四海若以蕭為
 諸侯之賤者而湛露之詩又以豐草比同姓之諸
 侯則其取譬為不倫矣王氏以蕭香能上達譬諸
 侯以德善自通於天子此皆強求其義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言諸侯既見君子則輸其情意也蘇氏

曰其既見君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
 亦不必如此說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諸侯
 既見天子天子則與之燕而笑語則是以有譽而
 無間言有處而無失位以譽處為諸侯之事非也
 據此詩章末句皆是稱贊天子之辭如言壽考不
 忘是天子之壽考也令德壽豈是天子之壽豈也
 萬福攸同是天子之萬福也不必作諸侯之事也
 灋灋毛氏曰露蕃貌說文曰露濃貌龍寵也左氏
 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今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則

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則指第二章今德之不知
 則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則指第四章惟以寵光
 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為寵是也如長發之詩曰
 受天之龍亦是以龍為寵也為龍為光言天子宣
 寵光被及於已也其德不爽言天子所以待之者
 其德無有差忒也宜其享壽考之報而斯民常不
 忘之也泥泥露之沾濡貌孔燕豈弟言恩意之厚
 故諸侯甚安之而又且樂易也兄弟同姓之諸侯
 也天子既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
 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
 弟之國無所不宜非也毛氏言為兄亦宜為弟亦

宜亦非也今德壽豈言天子既已如是宜其有令
 善之德而壽又且豈樂也濃毛氏曰厚貌說文曰
 露多也條轡也革轡首也爾雅曰轡首謂之革郭
 璞云轡鞞也馬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之者謂之
 條皮為之沖沖垂飾貌和鸞毛氏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鄭氏注禮記曰在式曰和在衡曰鸞雍雍
 鳴之和也此有二說鄭氏則曰諸侯燕見天子天
 子必乘車迎於門王氏則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
 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條革和鸞矣此二說皆通
 萬福攸同言天子能如是宜其萬福聚而至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四朝成王以禮享之故

通志堂

曰澤及四海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澤及四海言成王之恩及四海之長伯也諸侯之朝於天子未得見也於此則有願見之心其既見也則有自慰之心此人之情也故曰我心寫兮李迂仲以為此詩末一句皆為諸侯稱贊天子之辭此大不然夫是以有譽處兮蓋以諸侯之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而終身有美譽以處其身也是亦為龍為光之意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言人君所以待我諸侯者其德之不差爽如此則我諸侯雖終身不敢忘其德也令德壽豈則非惟不敢忘其德而亦當終身佩服其德也君待我

以樂易之德我諸侯其敢不以樂易相與乎萬福攸同言諸侯均受天子之福也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則知此詩皆諸侯被天子之澤而歡悅之辭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李曰湛湛露茂盛貌晞乾也露之沾濡萬物非見日則不乾譬如天子之燕飲諸侯厭厭而至於夜非醉則不歸也厭厭安也夜飲而至於厭厭然而安則其威儀可知也豐草喻諸侯也在宗載考考成也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則成之他人則不敢也杞棘亦是喻諸侯但變其文耳鄭氏以為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歐陽已闢之矣而鄭氏於豐草則又以喻於同姓之諸侯於杞棘則喻庶姓之諸侯於卒章則以桐椅喻二王之後詩本不如此皆是臆說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明允之君子皆有令善之

德以見其醉而未嘗過差也其桐其椅言桐椅之為木其實離離然以垂以譬君子之有威儀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皆是飲酒無失不為酒困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夫飲酒而至乎亂非飲酒以禮矣觀湛露之詩正所謂以禮飲酒矣天子燕同姓諸侯不可以不厚既待之厚則易至於失節今也夜飲醉歸而不至於亂可謂有節者矣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夜飲則恐至於無節今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書曰越庶國飲惟祀又曰德將無醉醉者必至於亂今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蓋非夜飲醉歸則無以見其待之

之厚非有令德令儀則無以見其飲之有節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石崇欲表免之裴楷謂崇曰足下飲人以狂藥而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夫飲酒而不責人以禮是晉人放曠之俗然也若先王盛時豈有飲酒而不能由禮者哉今誦湛露之詩遙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無有喧譁失禮者雖不假劉章之軍令自然無失禮者矣嗚呼休哉

黃曰湛露之詩必是成王燕諸侯之樂章也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其同力王室功不細矣成王即位之初因諸侯之朝而享之厭厭夜飲以盡其情不醉無歸以極其歡然酒所以成禮而醉則易至於廢禮今日在宗載考成也言其既醉而終以禮成之也其與所謂載號載呶亂我邊豆者異矣德將無醉則易至於無德今日莫不令德言其既醉以酒而飽以德也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未醉則威儀抑抑醉則威儀必必今日莫不令儀言其雖醉而威儀益善也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僊僊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成王之盛時也鄭氏分為同姓異姓與二王之後先儒已辨之矣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尺昭反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尺昭反今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尺昭反今受言橐古刀反之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李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

享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見文四年

杜元凱曰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

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惟彤弓以覺報宴則知彤弓

之賜蓋所以報諸侯之功也如周平東遷晉文侯

有夾輔之勲故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至其後襄王

之世晉文公獻俘于楚王王享晉文公命之宥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周室東遷之後賞罰

無章然其弓矢之賜惟及此二人則可謂不妄賜

矣以周之衰猶如此則先王盛時可知矣彤弓朱

弓也說文曰弓反末也謂弛之而體反也受言

藏之此有兩說鄭氏曰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

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王氏曰功成而獻王王受

而藏之以待賜也此兩說一則以為諸侯藏之一

則以為王藏之然此詩乃是天子賜有功諸侯則

當以為諸侯藏之也然鄭氏曰受出藏之乃反入

也詩中只言受言藏之不必以出入為言也又有一說藏之家以示子孫亦不必如此詩言以此弓賜諸侯諸侯則受而藏之也言者毛氏以為我鄭氏以為策命以為我則下文言我有嘉賓蓋指王者也王者既稱我諸侯又稱我則其文無別以為策命其言雖有所據則又穿鑿矣要之言者語辭也如左氏傳言歸于好正此類也天子之賜諸侯必有享禮出於至誠既設鐘鼓之樂於是早朝而享之也大飲賓曰享謂早朝之時而設此禮也載者載以歸也右毛氏以為勸鄭氏以為主人獻之賓賓受爵奠於薦右經言一朝右之鄭氏以為奠

於薦右非經之旨王氏曰其享也尊而右之也當從王氏之說蓋其享之也所以尊之故也橐韜也醕毛氏以為報也鄭氏以為醕酢也當從毛氏之說蓋錫之弓矢又享之所以報其功也左氏曰以覺報宴是也

黃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者況盛時乎成王之諸侯直曰燕之而已至於錫諸侯則必曰錫有功諸侯吾見成王之錫命固不輕而作序者之一言

三字八十一
一字亦不輕也然此詩固錫諸侯之詩無疑矣而
必曰天子云者古之盛時諸侯無私會燕諸侯必
天子也諸侯無專命錫諸侯必天子也序詩者謹
而書之為萬世法焉

菁菁子丁反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
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

李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人君非徒有

以養之抑亦有以教之使為人君者苟能盡君師
之道以長育人材則天下之人知夫人君所以養
育人材如此其至安有不滿其意而喜樂哉使人
君不能養育人材則天下皆有弃材雖欲天下喜
樂不可得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觀此則知
天下喜樂在於養育人材可知矣文王之時詩人
稱其於樂辟雍是天下之人以辟雍為可樂也僖
公之時思樂泮水是天下之人以泮水為可樂也
然則人君能養育人材天下其有不喜樂乎莪草
名也生於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其
莖可食菁菁盛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韓文公曰天下美之之辭也言既見君子則其人樂易而有威儀也歐陽公乃曰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王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也有道其可以接耳目者禮樂而已禮履此者也履此故動容周旋中禮樂樂此者也樂此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之蹈之所謂樂也動容周旋中禮所謂有儀也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蓋曲說不足取也中沚沚之中也中陵陵之中也中沚中陵亦如中阿也錫我百朋古者以貝爲貨五貝爲朋言受祿之多也韓文公曰百朋

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錫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王氏則以此章爲材之成就其說曰材成然後官其材祿其功乃所以長育之也此說固無害而繼之阿大陵也始曰中阿矣今曰中陵者長育人材之道以樂且有儀爲大錫我百朋爲小以樂且有儀爲先以錫我百朋爲後則鑿矣黃魯直大雅記云竊以爲不特讀子美之詩如此王氏之於詩以爲陵有小大前後之序則古人之詩無乃委地乎此不可不戒也汎汎揚舟載沈載浮韓文公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蓋君子之於人材其材

不可以不取小材則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於此則短於彼或優於彼而劣於此君子莫不因其材而用之既言君子如此則我心休而美之也

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地之美者雖有惡種不能生也地之惡者雖有美種亦不能生也至於江臯河濱之地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君子有長育人材之道則貪者可使變而為廉詐者可使變而為直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則天下無有不中不材者矣周之世雖曰得人之盛原其效皆由長養之所致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不待於教育而亦

能成也以此觀之周之時所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要其成莫不皆豪傑之士原其本也必有所自也

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夫天之生才豈為周而增之豈為秦而損之惟上之人教育之如何耳

黃曰菁莪詩蓋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學者歌此詩焉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為今日之用又樂育材以為後日之用成王好賢之心無有窮已故其尊賢待士之誠亦無有窮已惟成王樂長育人材故天下亦樂與成王此如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心之所



感不能自己者文王之辟雍人樂之僖公之泮水
 人亦樂之故菁莪詩皆喜樂之辭成王之於人材
 其未成者養之其既成者祿之小以成小大以成
 大而人材無有所遺有君如此則人情之喜樂如
 何邪韓文公舉是詩最為詳備學者當自攷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
 茹整居焦獲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反竹二如軒四

牡既佶其一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於鳩御諸友白交鼈卑列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李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

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

厲王之世斯道埽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祖宗

之業也鹿鳴之詩雖廢苟能敦和樂之誠則鹿鳴

其有不興乎皇皇者華之詩雖廢苟能行忠信之

風則皇皇者華其有不興乎常棣之詩雖廢苟能

充兄弟之愛則常棣其有不興乎自伐木以至於

菁菁者莪莫不皆然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以厲王之

世非其人則文武之政安得而不息宣王以中興

之主承厲王之業而有撥亂之志其人存矣文武

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詩因四夷交侵之

故而備言也唐孔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

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言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

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之道同故俱言

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此皆求馬於牝

牡玄黃之間不足以論詩也由庚之詩本在於南

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間而不依於序者何也唐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如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時故下從其類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前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可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王氏又從而為之說曰序詩者進由庚於南有嘉魚之前而退南山有臺於崇丘之後何也蓋其說以為陰陽失其道理則是人君不能用道人君不能用道則賢者亦必不安下亦必不得其所矣萬物不遂則是人君不能

成物人君不能成物則必無賢者以立邦家之基矣此蓋附會其說以合此序不足取也設若倒其辭曰賢者不安則陰陽失其道理為國之基墜則萬物不遂亦何有不可以此知其說蓋出於附會不足取也六月之詩毛氏則為宣王自征王氏則以為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迫逐乃至於大原鄭氏則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之說以為自征者蓋以下文載是常服為王載太常然常服只是有常之服不必作王之太常也棲棲毛氏曰簡閱貌王氏曰棲棲然而不靜蘇氏曰棲棲不安也蘇氏之言為有據此

正與論語丘何為是栖栖者同孔氏棲棲猶皇皇也則知棲棲蓋言其不安也六月盛暑豈是出征之時今也乃至於興師者以獫狁之難不安故飭其戎車也四牡騤騤然言四牡之盛壯也常服鄭氏曰韋弁服周官曰凡兵事韋弁服蓋軍事之常服也熾盛也獫狁之盛我是用急以討之于鄭氏以為于曰也毛氏以經凡言于皆以為往當從鄭氏之說按左氏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杜元凱以于

為曰正與此同此章蓋言宣王命吉甫於六月之時出伐獫狁故我是以出師其所出師者豈得已哉以王命之蓋將以正王國故爾比物四驪周禮曰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今乃比物者同力之馬也此此同力之馬不厭其同色也比物四驪言四驪之馬比同其力也閑之維則言其閑習之有法度也馬既閑矣而我服又成可以出征矣故曰于三十里也古者師行三十里故爾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天子命之出伐蓋欲其佐助天子事也四牡修廣修長也廣大也顛毛氏曰大貌說文亦曰大貌

則顯為大貌可知惟其四牡如此故可以伐獫狁而
 奏膚公也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
 又言將帥之德如此兵事以嚴終固在於嚴也翼
 敬也既嚴而又翼敬其慎重如此夫兵凶器也戰
 危事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臨戎之事尤貴於慎重
 李廣之簡易不如程不識之嚴故以嚴為貴有嚴
 有翼共武之服言有嚴有翼可以成武事矣武事
 成則王國安得不定乎茹度也言獫狁不自量度
 而整居焦獲焦獲地名今在永興軍爾雅曰周有
 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也鎬方皆是北
 方之地名鎬非鎬京也涇陽乃涇水之北織文鳥

章鄭氏織徽織也鳥章畫鳥隼之文章於其上白
 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大車十乘先啓
 其行以衝突乎其前也此章蓋言獫狁不自量度
 輒敢猖獗焦獲之地安然而居之以侵伐於中國
 也其猖獗如此則不可以不征之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言其旗章之盛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言其車
 馬之壯惟其車旗既盛而壯故可以征之也戎車
 既安如輕如軒此章又言車馬之盛也戎車既安
 矣從後視之則如輕從前視之則如軒言其調也
 佶壯也言四牡大而又閑習也惟其如此故可以
 伐獫狁至于大原驅逐之出境而已聖人之於夷

狄一視而同仁豈有內外之別哉惟先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然夷狄之民皆吾赤子也豈可若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深入不毛之地開疆拓境以快一時之忿哉此非先王之仁心也先王之於夷狄豈有意而征之其所不得已而征之者蓋以吾民迫於禍患不得不征之也惟其如此故於是稱美其將帥之德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此蓋稱美之辭也吉甫之為將文武兼備則可以為萬邦之法必不至於窮兵黷武也吉甫燕喜此又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又多受其賞賜也其所以與之燕者以吉甫之為將自鎬而歸其行役之時日

月甚久也然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諸友也魚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侯誰在矣言誰與於飲燕之列乃張仲之孝友如此則吉甫之所以與友者無非賢者也觀吉甫之文武張仲之孝友則周家得人之盛可知矣善於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友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禮記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起兵動衆今宣王乃以六月之時而出師者夫盛暑流金爍石之時無乃毒民乎蓋六月而出師非宣王之本心以玃狁之侵伐不得不然如此吾民困於夷狄之患不能自存而為人上者安坐而不救以為冬夏不出師則遠境之民實受

其害矣豈人君愛民之心哉故必從權而興師也
 至於後漢竇憲以六月之詩而伐北狄唐太宗以
 四月出師至九月而還此豈夷狄之罪蓋出於一
 時之忿驅民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鏑之下其不
 仁如何哉以是知六月而出師有宣王之心則可
 無宣王之心則虐矣

黃曰嘗觀文武所經營之治與成王周公所以守
 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自修
 身親親尊賢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終始不可缺一
 一詩廢則一事廢事事廢則周道衰而為厲王之
 時此夷狄之所以侵而中國之所以微也夫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厲王之時小雅之詩非不存也惟舉是政者無
 其人耳宣王起而復振之明文武之功業而周道
 粲然復興六月之詩因宣王北伐之事而備言四
 夷交侵以明其得失之跡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
 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興師動眾今宣王以六月而
 北伐以爍石流金之時而驅民於凶器危事之地
 宜斯民之怨嗟而不樂為之用也今觀此詩而當
 時之民皆以為當然者予嘗論之東山之役以三
 年之久而人不怨北伐之詩以六月之時而人樂
 為用蓋致東山之役者非周公之本心也迫於三

監之亂而不得已耳速北伐之師者非宣王之本
 心也迫於獫狁之侵而不得已耳民人知其上之
 出於不得已雖三年而人不以為久六月而人不
 以為暴蓋人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噫宣王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獫狁之患意其必
 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四驪之馬則閑之維則四
 牡之馬則既倍且閑共武服者有其敬先啓行者
 有其車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矣然宣
 王亦豈恃其車馬器械之盛而示威於夷狄哉于
 出征于三十里未嘗有速進之心也薄伐獫狁至
 于大原未嘗為深入之計也非宣王之君吉甫之

將能若是乎詩人於末章言吉甫之賢而及於張
 仲之孝友以見吉甫之所與為友者如此則吉甫
 之為人可知此形容之至也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許力反簟第音弗魚服鈎膺脩音條革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

止約軼祈支反錯衡八鸞瑒瑒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

葱珩音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音征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蠢爾蠻荆大

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評獲醜戎

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

狁蠻荆來威

李曰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患故北伐矣南有蠻

荆之患故南征矣於北言伐於南言征者唐孔氏

曰便辭耳此說是也按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以征為上伐下則征伐之義有不必

辨焉芑之名有二穀也菜也豐水有芑孔氏則以

為菜惟糜惟芑孔以為穀王氏於薄言采芑亦謂

之穀按陸璣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

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以蒸為茹則是菜名也

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曰今白梁粟好穀也則是穀

名也王氏皆以為穀不知何也徐安道亦從其說

而曰毛氏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惟糜

惟芑為穀要之三物皆穀爾蓋以惟糜惟芑故可

為穀也薄言采芑豐水有芑不知果為穀果為菜

乎詳觀此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則田中所生

宜生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

穀不如闕之以俟博物君子新田菑畝爾雅曰一

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註曰菑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而鄭氏坊記注則又曰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且當以爾雅為證孔氏曰鄭氏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又在于彼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竊謂不然蓋鄭氏好改字以倣載為熾菑故其說如此不可以取信也且如後世江南人多畚音奢田用此畚田之字其音不同劉禹錫詩曰何處好菑田團團漫山腹白樂天詩曰畚田有粟何不啄江南人其法縱火拚蘆灰經雨下種歷三歲泉脈竭不可復種藝往往與周之時畚畝又別也觀此二句其說頗為難曉毛鄭皆謂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亦以

養成人才為說歐陽以毛鄭之意為迂踈而自謂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蠻荆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此說雖近於南征之意然其意與下文不相應惟蘇氏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在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及其采芑也則逸故宣王之南征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此說為近蓋宣王之命方叔為將而有師旅車馬故以此取喻言新田菑畝之中有此菜亦如宣王之時有此車馬之盛也涖臨也方叔臨而視之則具有三千之

乘天子六軍六軍只有千乘今乃有三千鄭氏曰宣王乘亂羨卒盡起此說不然故王氏曰其車三千蓋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先儒以為羨卒盡起非也蓋宣王承厲王之後能會合諸侯之師而其車有三千乘使其微弱如厲王之世安得復會諸侯之師如是盛乎桓王之時代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其合諸侯之師但能備三軍之數況欲得三千之車乎故毛氏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孔氏則因其說而曰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宣王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此說為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世之不然也師眾也千毛氏以為扞試用也言其士卒皆有佐帥扞敵之用不如程氏以為師千猶今云甲兵試肄習也方叔率止言方叔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其率而行則乘此四騏之馬四騏之馬又皆翼翼然而壯此蓋言其馬盛也路車有奭此又言其車之盛也言其所乘之路車而有奭奭赤貌又有方文之簟以為車之蔽飾第蔽也車之所載又有魚皮以為矢

服矢服即采薇所謂象弭魚服是也鉤纓盤纓也
 在膺則有鞶纓之飾又有幃皮以為轡首之革而
 垂之言鉤膺則知所謂路車蓋金路也故唐孔氏
 曰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乘之者或方叔
 為同姓也中鄉鄭氏曰美地名交龍為旂龜蛇為
 旒旂旒央央此言旂物之盛也軹長轂之軹也考
 工記曰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也是為長轂約
 者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輪人曰容轂必直
 陳篆必正篆轂約也衡馬飾也錯衡者雜其文采
 於車之上也約軹錯衡而其車之行則又有八鸞
 之瑒瑒然而鳴孔氏曰錯衡不知何所用也然按

荀子曰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知
 錯衡八鸞者皆以為耳目之歡也服其命服服其
 所受於王命之服也皇猶煌煌也如所謂皇皇者
 華蓋言其鮮明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而繼之
 曰室家君王天子朱芾此言朱芾者蓋諸侯之服
 也故毛氏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有瑒璫珩言其
 所佩又有瑒瑒之聲乃蒼玉之珩也歛彼飛隼急
 疾之鳥也陸氏曰隼鷓屬一名雀鷹蓋迅疾之鳥
 戾至也歛彼飛隼鄭氏以為飛乃至天喻士卒勁
 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
 行也王氏以為歛彼飛隼其飛戾天者言士卒之

猛疾奮厲如此亦集爰止者言士卒之服聽號令
如此程氏則以為言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趨舍有節隼之疾急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
盛用之有節而不過也蘇氏則以為隼之飛而至
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
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此說未敢
以為然蓋詩人但言士卒之猛如隼之飛而戾天
今皆集於此士卒皆有奮厲之力今亦皆集於此
而將用之也鉦說文曰饒也鉦人伐鼓者鄭曰鉦
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之爾此說是
也陳師者陳列其衆也鞠誓也言誓衆也王氏曰

陳欲廣故言師誓欲徧故言旅其意以師旅分衆
寡且如陳師鞠旅可以分衆寡則班師振旅亦可
以分衆寡乎此但便於辭耳顯允方叔既明且信
之方叔而其伐鼓則淵淵闐闐然淵淵伐鼓聲也
闐闐說文作從門從真蓋言其將戰則伐鼓以作
士氣及其振旅也則闐闐然而氣盛猶有餘勇也
蠢動也言蠻荆蠢動而無知以小邦與大邦為讎
元大也毛氏曰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亦不必如此說但是方叔為一時之大老如趙充
國曰無如老臣是也夫將兵而年少摧鋒可也安
知大事乎如所謂口尚乳臭則安能禦敵哉故必

元老而後可以壯其謀猷也惟能壯其謀猷故其南征也必執其可問者獲其有罪者而其所乘之戎車嘽嘽焯焯然而衆盛其聲之發如霆如雷此皆言有可畏之威如此顯允方叔顯明允信也此末三句言方叔之爲人其威聲振動於蠻貊向者嘗伐玃狁而玃狁旣服矣今伐蠻荆而蠻荆安得不畏乎以此見方叔之元老威名素著於夷狄故夷狄之人皆聞風而服也如郭子儀之於回紇薛仁貴之於突厥聞二公之名固已先破其膽矣安得不服哉

黃曰

予嘗讀采芑詩知天下不患無兵而患無將

宣王當厲王之後兵威之不素振士卒之不素練車馬之不素習若無可以支敵者今也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會諸侯之師而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若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焉新田者方成新柔之田也菑畝者始殺其草木之地也中鄉者至狹之地也而皆可以采芑特患耕之者無其人耳宣王雖繼亂亡之後而士卒之衆車馬之備者如此以方叔爲之將也故此詩言方叔涖止又言方叔率止言顯允方叔又言方叔元老宣王得一吉甫而玃狁自服得一召虎而淮

夷自平得一方叔而蠻荆自畏予請以是為擇將之說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田車

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躑躅五刀反建旒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

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泂拾既攸音次弓矢既調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

其馳舍失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曰復古者復其祖宗之舊也即下文所謂復文

武之竟土復會諸侯於東都是也宣王內修於政

事然後外攘於夷狄也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此舜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於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此益之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向使不能

內修其政事而欲外攘於夷狄未有不為禍者也

如秦皇漢武非不服夷狄也然弊內以事外四夷

雖困而吾民已不聊生矣此攘夷狄之策必先於

內修政事也此序言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是按上

篇而言亦猶魚麗之序先承上篇而言文武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然後方說本詩之義此
 序言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蓋按上篇南征
 北伐然後方說本詩之義也既能攘夷狄則境土
 自復也方其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此境土所以日
 促也夷狄既已遠遁不近於中國此境土所以復
 也武王既得天下其境土之廣可知矣而乃兼言
 文王者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境土浸以
 充斥自文王始也既能復文武之境土猶能不忘
 武備以修車馬以備器械為念蓋除戎器以戒不
 虞古之道也不然則如蕭俛消兵其禍豈小哉當

時境土纔復而河北未幾復為賊陷以無武備故
 也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文武成康之盛蓋常會諸
 侯於此其後微弱不能率諸侯以會東都之地至
 宣王中興遂能舉此廢典也東都王城也既會諸
 侯遂因而田獵以選車徒焉左氏曰夏啓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
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
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
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
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尚疾也此言同蓋謂齊力也龐龐毛氏

曰充實也車既攻矣馬既齊足矣四牡又充實矣此所以駕而往東都也王氏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靡靡三者非修政事不能致也致此三者然後能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按詩序所謂外攘夷狄蓋指上文而言其曰復文武之境土而後繼之以修車馬備器械蓋謂不忘武備也非謂修車馬備器械以攘夷狄也孔阜程氏曰肥壯也甫草毛鄭之說不同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鄭氏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按左氏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則圃者鄭圃之名故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為

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為甫田之草其說為迂當從毛氏說穀梁亦曰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故於是駕而往狩也之子于苗四時之獵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今此詩既言行狩此又言于苗者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爾非宣王發意向東都歷冬夏也此說是也之子程氏曰猶云吾二三子指所任事者也選謂簡車徒也言其軍常靜惟選

車徒之時則其聲蹶然以見其非選車徒之時則常肅靜也教地名左傳所謂師覆于教前是也既選徒矣於是建旒於車又設旒於旒之首遂往搏獸于教之下也駕彼四牡此章則言諸侯之來會也駕而來其四牡之馬又奕奕然而閑習赤芾金鳥之服而與於朝會之列皆以爵之尊卑而陳列於其位次故以有繹言之繹陳也金鳥黃赤色也決拾既飲此又言其射事之備也吳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遂也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飲說文曰便利也言當與手指相次比而後射得便利也弓

矢既調鄭氏曰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蘇氏曰言無不善射故謂之同柴說文曰積也言獲禽之多而積於此也程氏曰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言御者之良駕四黃而兩驂不相依倚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之良不失其驅馳之法故射者發矢必中如推破物也穀梁曰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正謂此也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其射者乃能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此說為盡然其說亦本於孟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此言但聞馬鳴之蕭蕭

旆旌之悠悠矣蓋軍之肅靜而不喧譁也夫軍士
 惡踴楚師在陳而踴合而加踴識者知其必敗今
 其靜如此則其軍之整肅可知歐陽公詩有曰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
 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做此二句
 而作也驚猶做戒也徒御不驚言其徒御不做戒
 乎大庖不盈言其大庖不充盈乎大庖即禮記所
 謂充君之庖也有聞無聲毛氏曰有善聞而無喧
 譁之聲王氏之意亦與此同不如程氏謂師之行
 不聞其聲當從此說言其軍之靜也允矣君子允
 與顯允方叔之允同言君子之明信故能如此展

也大成展誠也言誠哉功業之大成也車攻之詩
 八章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
 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
 詩人之善形容也如司馬相如上林之賦蓋做此
 詩而作然其言倍於車攻之詩其長數十倍其所
 述人君之德比車攻為何如哉揚子雲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以車攻詩與上林賦
 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

黃曰予嘗因車攻之詩而為之說曰武帝窮兵於
 四夷既服之時蕭俛段文昌銷兵於兩河甫定之
 初其失均也武帝弊內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

狄夷狄雖困而吾民亦與之俱弊此不知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之說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
 慮故境土之復未幾而河北已為賊有此不知修
 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說也宣王之於
 夷狄彼未服而不忘其在我之自治彼既服而亦
 不忘其所以在我之自備修政事以攘夷狄除兵
 器以戒不虞何宣王之能自治也方是時文武之
 功業已明於天下文武之境土已入於版圖若可
 以自逸矣田獵一事宣王必因之選車徒焉則宣
 王之田獵豈若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者哉嗚
 呼厲王之時諸侯不朝宣王復興諸侯畢會其中
 興之功何盛歟韓文公作石鼓之歌曰周綱陵夷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會諸侯
 劔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韓公之歌予
 請以此證之然以石鼓之作為宣王之時則未必
 可信也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外彼大阜
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鹿麇

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表驕

反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

挾我矢發彼小豮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

李曰周宣王既慎於細微之事又能以禮接於臣
下莫不備盡其誠心以奉上也此皆據此詩中而

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慎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七戊者剛日也日之吉也外事用剛故選以剛日之吉孔氏曰日有剛柔馬有牝牡將乘壯馬故選用剛日故言維戊也此說非也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故毛氏亦以伯為馬祖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曰馬祖天駟而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孫炎曰龍為天馬蓋房星是天駟則馬祖者是房星也既伯既禱者言於馬祖之處而祈禱焉宣王之田獵用馬之力以田

獵故禱於馬祖以求馬之壯健焉皆所謂慎微也其田獵之車既好矣其四牡又盛大矣王於是乘之升彼大陵之上以從逐其羣醜也鄭氏以為醜衆也蘇氏以為類亦是衆之意爾雅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檉醜棗桃李醜核皆是以醜為類此言從其羣醜以見其禱馬之效也吉日庚午既選戊午之剛日以禱馬又選庚午以擇馬差擇也獸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鹿鹿之麇麇衆多也說文爾雅以為鹿之牝也麇麇毛氏曰衆多也鄭氏曰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鄭氏所謂麇牡曰麇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

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說說文於此作從口從虞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氏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獸乃自漆沮之水驅之以至天子之所也漆沮水名也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言視彼中原之地禽獸大而且有孔氏於漆沮之從云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言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

逐之事以相發明也儻儻說文曰行貌俟俟說文曰大也言其行而儻儻又且大而俟俟也或羣或友言其或三而成羣或兩而成友於是從禽獸者悉皆率之以進或左或右以燕天子也乃與駟驥之詩所謂奉時辰牡之意同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發矢而中彼小豝又殺此大兕殪壹發而死兕爾雅曰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此獲禽獸者且以御賓客而酌醴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左氏曰王享醴命之宥享之有禮是天子之飲酒也夫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二曰賓客即此所謂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三曰充君



之庖即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天子之務一日二日萬機其事之多如此而乃留意於祭馬祖者疑若區區於細務也蓋事之小者猶能如此則其大事可知也宣王中興當是時如命相如擇賢錫諸侯如遣使者皆國家大事無所不盡其善蓋事之小者猶如此則事之大於禱馬者宜其無所不慎矣及其末年則籍田之禮可行而不行料民之舉不可行而行如白駒黃鳥之詩言賢者退而窮處不得其所事之大者猶如此則其細事可知矣人之勤怠不同如此方其勤於始也兢兢業業雖小事而必慎及其怠則心驕而意侈雖大事亦有所不暇焉故以吉日之詩觀之則可以見宣王之勤於治故詩人作此吉日之詩蓋以見宣王之慎微也如翼奉之說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巴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以其說徇於陰陽既透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寔失可勝歎也

黃曰細行之不矜則足以為大德之累小物之不勤則不足以為修德之至故小毖言嗣王求助而注曰天下之事謹其小夫觀人者當於其微者觀之宣王能謹微接下則無所不謹也吾於謹微之二字而見宣王之小心如文王使其能謹終猶始

則尚安得有白駒黃鳥之刺也哉然謹微接下質
 於今日之詩而無所見說者乃以為將用馬力而
 先為之禱祭馬祖又為擇其吉日此謹微也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此接下也夫卜吉日祭馬祖皆田
 獵之常事宣王所以謹微者豈獨此一事乎作詩
 者述其一時之事而作序者謹其平日之所為予
 以為此序如天保之序天保下報上之詩也而曰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吉日羣臣從宣王田獵之詩
 也而曰謹微接下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

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垣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
 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李曰厲王之世政荒民散民皆不得其所宣王中
 興始能勞之來之還定之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
 得其所則足以見天下之無窮民也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滢獨蓋言衰亂之世富者猶可而貧者尤
 可哀故為政必本於此如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
 於鰥寡孤獨之四者則宣王之中興亦豈外是哉



伊尹之相湯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推而納之溝中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爲之至故鰥寡無不得其所然後可以爲中興之盛也夫曰鴻小曰鴈鄭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而就有道歐陽公不從其說以爲上下文不相貫遂謂遣使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其羽聲肅肅然而勞其體也王氏亦以鴻鴈比使臣其說比於鄭氏爲優此章蓋言使臣巡行於邦國如鴻鴈之飛集於野以見恩意及此可憐之人則以鰥寡爲甚哀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此言使臣既至招還流民爲之興築其垣墉而百堵皆同時而起言趨事也堵者五版爲堵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計爲民興築也民固勞病而其終又有安居究窮也鴻鴈于飛哀鳴嗒嗒歐陽公以哀鳴嗒嗒爲使臣之自訴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矣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而爲驕奢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人之所甚憚者有二曰土功也曰征役也先王之世乃能使斯民樂趨於土功若靈臺之詩樂趨乎征役若出車之詩者蓋知上之人勞我以上功之事者乃其所以安我也驅我於干戈之事者乃其所以生我

也故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自其始之勞民而言
宜若使臣宣驕自其終之安宅而言則謂使臣如
是之劬勞而其終乃安蓋用人者當求其後效也
後世之使臣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
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如
此之類然後可以謂之宣驕鴻鴈使臣奚有是哉

黃曰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故堯之治
必至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後為極治伊尹之
相湯必欲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而後為無愧宣

王安離散之民而至於鰥寡無不得所詩人所以
深美歟鴻鴈一詩蓋美宣王勞來其民而流離散
徙者今得其所居也先儒皆以為宣王遣使奔走
於外故以鴻鴈之疾飛比使臣之勞苦夫此詩之
序最為詳悉而初不言遣使臣之事則先儒之說
無乃費辭乎陳少南謂鴻鴈隨陽轉徙初無定居
飛集之勞無如鴻鴈者故詩人以為鴻鴈不安其所
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其居而征行也其力
劬勞宣王矜此可矜之人而哀此可哀之矜寡鴻
鴈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為得地民之歸而作室則
為得所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于中

澤之時也其末章則見宣王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此章以為維此哲人命我以劬勞而成安居之業若彼愚人之不恤我者則命我以宮室臺榭淫侈之事而已予請從少南說嘗觀大王遷岐而斯民從之以營宮室之事百堵皆興而鼙鼓弗勝衛為狄所滅之後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可謂勞矣而斯民皆樂為用蓋以為彼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鴻鴈卒章亦是此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反止今

夜如其夜未央反於良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

將七羊夜如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反之世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呼會夜如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輝君子

至止言觀其旂祈音

李曰夫宣王勤於政事又以箴其太過故此詩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也箴以救王之失如醫者之治疾也嘗觀於詩如眊之詩曰刺淫泆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又有美也此詩既言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又有箴也蓋詩之不可一體而求如終南之詩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之詩既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正此之類夜如其夜未央此一章美宣王之甚勤然終不可以久也故二章則曰夜未艾言已

不能於夜未艾之時而設庭燎也至於末章又曰
 夜鄉晨言又不能於夜鄉晨之時而設庭燎也夜
 如何其夜未央宣王之始也其聽朝之時則問曰
 夜如何其當夜未央之時而已設庭燎則其勤可
 知也未艾毛氏曰久也王氏則以為夜未及盡也
 蘇氏則以為將盡程氏則以為向盡如王氏蘇氏
 則又為艾字按左傳昭元年秦后子曰何為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絕也則艾為盡意當從王蘇
 程之說夜未央未艾皆言其尚早也庭燎之光言
 夜未央之時已設庭燎而有光矣庭燎者設百燎
 於庭待諸侯也周禮司烜氏曰邦之大事供墳燭

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郊
 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僭天子也惟
 其齊桓公庭燎之百為僭天子之禮則知古者之
 設庭燎用百蓋天子之制如此將將鸞鈴之聲君
 子指諸侯也言設庭燎之時諸侯皆至故聞其將
 將之鸞聲也晰晰明也噦噦毛氏曰徐行有節也
 此蓋言宣王之勤待諸侯皆至故聞其噦噦之聲
 如此然終不可久也於其終向晨而朝焉晨曉也
 向晨而朝禮之正也輝光也言觀其旂則天既曉
 矣故見其旂也向者夜未央之時而視朝諸侯之
 至但聞其鸞聲而不見其旂今則既曉而朝故可

以見其旂矣

論曰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旦視朝視朝必在於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為常也晉靈公將使鋤麇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夫為恭敬之至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為勤也何者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銳於始而怠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為貴

黃曰周公思兼三王而坐以待旦孔子好學而終夜不寢宵衣旰食人君所難而早朝晏罷者惟勤於政事者能之晉靈公使鋤麇殺趙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然則宣王之勤美之可也而又奚箴曰慮其有始而無終也天下之理其進銳者其退速而過於勤者必繼以怠詩人愛君之深而全君於無過之地故曰美而箴之始曰未央中曰未艾終曰鄉晨其意微矣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李曰規者正負之器作此詩以救正其君亦猶規之正負也沔毛氏曰水流滿也歟疾也此皆詩人之取喻言沔焉流滿之水當盡朝於海喻天下之諸侯當盡朝於天子今則不然如歟彼之飛隼載飛載止飛以喻其來止以喻其不來其來不來如此則以見諸侯有離散者嗟我兄弟兄弟謂同姓之諸侯也邦人諸友謂異姓之諸侯也鄭氏曰我同姓異姓之諸侯汝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汝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歐陽公不取其說以謂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注未得詩人之本義尔如蘇氏說亦是歸罪於諸侯故當從歐氏之說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沔彼流水其

通志堂

流湯湯毛氏曰放縱無所入也王氏以湯湯為無所歸皆未得見詩人之本意孔氏曰水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亦傳會其說恐非也蓋其流湯湯亦是其流赴海之意與上章同載飛載揚亦是無所止也蹟循也言念諸侯不循我之法度我心憂之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弭止也鄭氏以載起載行為諸侯妄興師出兵非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亦是作詩者憂之歐陽以為諸侯不循王之法度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此亦非也歟彼飛隼率彼中陵竊以此詩而詳觀之蓋

是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歟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言諸侯之循法度亦猶飛隼之率中陵也不可以讒之故而遂踈之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當懲之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敬王如此讒言其興可信乎

論曰如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則是厲王之世不能會諸侯而宣王中興乃能會之也宣王之始會諸侯必有以致之也至於此乃不能會之雖諸侯不至之罪必有以致之者宣王當以始之時而思之始也能朝諸侯而終也不能必有以也



如齊威王嘗率諸侯以朝周威烈王崩齊復往周王怒之是時諸侯不朝而齊獨朝之周乃怒之則不朝者得以爲辭矣今朝宣王者既困於讒言則不朝亦有辭矣此所以不可不規之也

黃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諸侯之於君豈有不朝之理哉水之必朝於海猶諸侯之必朝於君厲王無道而諸侯不朝宣王中興而諸侯又執玉帛而至矣竊意宣王銳於責治以法律御下而洪人之度有所未優故詩人作詩以正之焉如漢景帝時七國反不得已而殺晁錯至武帝時大臣議者多冤

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中山王來朝上置酒王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詩人之意亦欲宣王無念前日諸侯不朝之罪而遽責之也蓋亦自反而已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曰正義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其所未知孔氏此言蓋以見規誨之義然以求賢爲教所未知

則不可宣王之始固嘗任賢使能矣至其末年寢不克終故好賢之心少怠宣王非不能求賢也特其心已弛矣詩人之意蓋以宣王之心不能慎終如始日復一日恐入於大患故箴之未已而又規之規之未已而又誨之誨之者教之也不必以教其所未知為言也詩之體不一有以首章一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而其下便序已意者如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先言鴻鴈于飛取興也後言之子于征序已意也如此之類可以易求詩人之意有連四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前既言

沔彼流水次又言歟彼飛隼而其意以流水喻諸侯之朝王以飛隼喻諸侯之不來則其詩意似難曉矣然其詩皆言朝王之事故可以知其為朝王之說也至於鶴鳴之二章十八句皆是取興殊無一句推序已意故其詩最為難曉其詩者正如淳于髡與騶忌子之相與答問其問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則答之以為何如又問曰弓膠漆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罅則答之以為何如又問狐裘雖敝不可以補英狗之皮則答之以為何如則古人之詩而欲以私意求之千載之下可謂難矣觀諸儒之說此詩毛鄭

則專以求賢之事王氏則謂既誨王以修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尚賢辯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為善一詩之中分為四意今此詩既不明序已意難以斷其是非今且從毛氏之說也皋澤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譬賢者之野處而聲譽振於中外也王者無謂隱而難求也蓋物無隱而不彰事無微而不著有其實者名必隨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古之君子身雖隱矣而名未有不著者若以其身之隱遂不求而弃之則版築之下不可以求傅說莘野之中不可以求伊尹爾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言魚之

性無常寒則藏於淵溫則見於渚譬如賢者在治則見在亂則隱惟在人君之如何耳不可不知之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蓋言人之樂於園者謂其上有一檀而下有樺木小大各當其任譬人君之用才大才則大用之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小才則小用之而以次遷之焉言無所不用也它山之石至賤而可以為錯也錯說文曰礪石也言石之至賤而可以攻玉世未有無用之物也人才亦猶是也漢王符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力正此詩之謂也下章之意亦與上

意同穀楮木也

黃曰鶴鳴一詩說者不一蓋其序特言誨宣王而不言所以誨宣王之事是以說者無所底止或曰誨其用賢也或曰誨其修身也予以爲詩人責宣王之用賢而因誨之以修身之說二者一說也古者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君不能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暗室屋漏之際或失一節而賢者不爲之用檜之君臣逍遙遊燕而大夫去之昭公好奢而君子去之孔子之行非謂燔肉也爲女樂也故詩人以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戒宣王謂天下之理未有隱而不顯微而不彰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吾君勿謂宮闈之祕門掖之阻而田野之間不聞知也此亦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其下則言賢者之去就視其君之賢否故復以如魚之潛躍園之有草木者以爲喻至其終則曰它山之石可以爲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詩人自謂也它山之石可以錯利器可以攻美玉則吾之言豈不足以爲君之誨乎嘗觀中庸之書必始於謹獨之學親親尊賢之道自修身始然後知此詩修身用賢同意也

祈父音甫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李曰毛氏曰祈父司馬也鄭氏遂引尚書曰若疇

祈父按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字則知鄭氏之說有

據謂之祈父者掌封圻甲兵也昭公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元凱注曰謀父周卿士祈父

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則祈父周司馬明矣此詩蓋言六軍之士深怨宣王之時司馬不得其人以

至於敗故責司馬之辭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

士何為貽我憂恤使我無所止居乎爪士爪牙之士也蓋此皆是王者宿衛之士也底止也左氏曰天祚明德靡所底止亦是有所止也亶誠也祈父亶不聰言祈父誠不聰慧矣使我轉於憂恤之地不得以養其父母乃令其母為父陳饌食之具自傷不孝於親也

論曰此詩之意正如魯人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敗於邾而責臧紇則此敗而責祈父明矣按國語曰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此以證是詩夫敗于姜氏之

墟者宣王之罪詩人乃以責祈父者蓋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為可罪而任用祈父者亦不能無罪正如敗於邾者侏儒之罪而侏儒是使者亦不能無罪故詩中責祈父而序以為刺宣王也

黃講闕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

陟立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火郭反

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

被義反

然

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反

一束其人如玉毋

音無

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李曰

馬五尺以上為駒皎皎潔白也熱說文曰絆

馬也維繫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

乘白駒而去者以白駒為賢人之所乘恐未必然

王氏曰皎皎白駒以況其潔白之賢人此言為當

但其下繼之曰馬臣道也為其未繫維也故稱駒

焉此則鑿矣蓋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

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苗我當繫

維而留之且以永今朝也言賢者苟肯食君之祿

我當留之且以延朝夕也賢者之用於朝其所施

設便可以慰國人之望如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

正卯其功大矣然亦必用賢可致治則所謂以永

通志堂

今朝者果何補哉蓋國人欲留之而不可得故其辭如此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鄭氏曰今於何遊息乎此說於焉逍遙則可下章於焉嘉客則此說為難行蘇氏曰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此說亦非詩人之意但欲賢者逍遙於此而已藿亦苗也夕亦朝也此皆是上章之意嘉客上客也亦欲為嘉客於此而已賁毛氏以為飾鄭氏以為黃白色王氏以為賁奔程氏以為賁然光彩貌當從程氏之說皎皎白駒欲其賁然光彩而來也爾公爾侯毛氏曰爾公邪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其意以為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逸豫之理此說為陋王氏曰言我遇賢人之紓也亦未必然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為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也才者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慎爾優游蓋言賢者不肯留乃相戒以優游逍遙也上章則欲其逍遙此章則以優游為戒也勉爾遁思思者助語也程氏以遁思為思其肥遁皆過為之說也蓋賢者相勉以遁去於山野中也自愛之辭也蓋上章既言留賢者此章則言賢者不可得而留也皎皎白駒至而有遐心上章既言賢者不可得而留無可奈何但欲其無惜音信耳言賢者如皎皎之白駒不肯食場苗在彼空谷甘於生芻

然其人乃如玉之潔也蓋言賢者雖貧賤而其德可寶也既不可留猶欲聞其音問故告之曰無惜爾音信當有音信通其好而無遠我之心也

論曰

黃魯直太史嘗曰飛黃驟耳之駒一秣千里

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驢長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賢者豈不知芻不美於場苗哉然甘心於貧賤者必不得已也太公辟紂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夫賢者之仕非不汲汲也聞有道之主則相率而自來何待於繫維之哉惟其遇不逢時則翕然而去國人雖欲留之不可得也接浙而行猶以為緩也况欲留之哉導大路之詩摻執子之手摻執子之裾摻執子之袂猶且不能留賢者非固拒之也是必有大小不悅者不能奪其情也故人君不可不慎也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相況南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李曰

黃鳥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為室

通志堂

家相去之詩王氏蘇氏則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之說為優當從其說集說集穀而啄粟者黃鳥之所欲也亦猶仕於王朝而食君之祿賢者之所欲也今告之曰黃鳥黃鳥不得集我穀而啄我粟亦猶告賢者曰不得立王之朝而食君之祿則其訑訑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可見矣故賢者亦遠遁而去之以為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也穀祿也與邦有道穀之穀同言不肯待我以爵祿也既不以爵祿待我則當必有去志矣故不遠言歸而復反國之族焉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亦上同意不可與明言其不可

與之明言也不可與處言其不可與之同處也夫賢者難進易退上既有拒我之心其道且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安能講明國事而同處哉

論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願立於王之朝矣宣王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如山甫如韓侯或為將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好賢之心寢懈如山甫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言既不聽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既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黃鳥

之詩處賢者而不可與處則宣王之晚節較其昔
 日用賢之時固已霄壤矣唐明皇即位之初姚崇
 宋璟用事一時人才藹然而至及其晚節末路李
 林甫用事而在朝者乃庸回闖昔之徒無復有賢
 者矣以是觀之宣王明皇所為攷其始而較其終
 其不同如此則知中興之君其處心不可不謹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樛勅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勅六反昏姻

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

其蓄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李曰我行其野之詩亦無序不言其刺之之由故

說者亦不同鄭氏則以為弃其舊姻相怨之詩蘇

氏則以為甥舅諸侯求為卿士而不獲之詩王氏

則以為民不安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恤

之詩然以詩中文意反覆而攷之鄭氏之說為長

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其

義明甚鄭曰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月嫁娶之

時甘棠詩曰蔽芾甘棠以甘棠之木而召伯舍其

下則非小木也其曰蔽芾乃天樹之蔽芾能蔽風

日也此言蔽芾其樛亦是樛木蔽芾然可以蔽風

日非始生也樛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

通志堂

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立之路傍匠者不顧則樗乃惡木也蓋言我行於郊野之中雖得惡木然其蔽芾亦可休息今也乃弃於夫家如此則惡木之不如也遂惡菜也陸元恪曰今人謂之羊蹄菑亦惡菜也以惡菜猶可采而食而今夫家弃我如此則惡菜之不如也孔氏曰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惟得蔽芾然樗之惡木據下章言采其遠方是采可食之菜上章言蔽芾其樗則非取可采為義王氏曰樗惡木也尚可庇而息此說為長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蓋言本以昏姻之故是以就爾居而為室家

今也乃不我畜必當復反之於邦家而已新特毛氏曰外昏也鄭氏曰新外昏特來之女也徐氏特言其寡與蘇氏曰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徐氏之說固不足取蘇氏以為匹字得之矣而曰大臣君之匹則非詩人之本意鄭氏以為新外昏特來之女則又失之矣今當從蘇氏之訓而兼用鄭氏之義柏舟曰鬢彼兩髦寔維我特特匹也言共伯乃共姜之匹與此詩求爾新匹之匹同則是舍其舊而圖其新失夫婦之道可知成不以富成當作誠字誠信之誠論語舉此詩其字作誠則知成字當從言也求爾新特蓋其當時必弃其舊姻之貧惟



富者之求雖曰求其新特誠不足以爲富適足以爲異也

論曰

漢光武嘗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後召見弘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使人人而知糟糠之妻不下堂則何以富爲哉況其富者又不足以爲富而乃安然爲之蓋亦未之思也詩人之作如文武成康之詩有美詩而無刺詩幽厲之詩有刺詩而無美詩惟宣王之詩美刺兼備蓋其始勤終怠一人之身所爲若二人故美刺之詩兼備焉讀六月崧高雲漢之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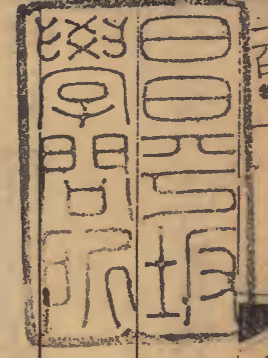
其愛民之心惟恐其不至用賢之志惟恐其不及雖未及文武成康之盛蓋亦庶幾焉及其此心一怠至於王化寢微賢者退處王師傷敗如兔爰之詩乃兔爰之時也而宣王祈父之詩類之賢能退處如遵大路之詩乃遵大路之時也而宣王白駒黃鳥之詩類之室家相弃如谷風之詩乃谷風之時也而宣王我行其野之詩類之此皆衰世之所當然而中興之主乃爾然後知人君之用心不可一日而自懈自弃也

黃講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校訂

通志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27

